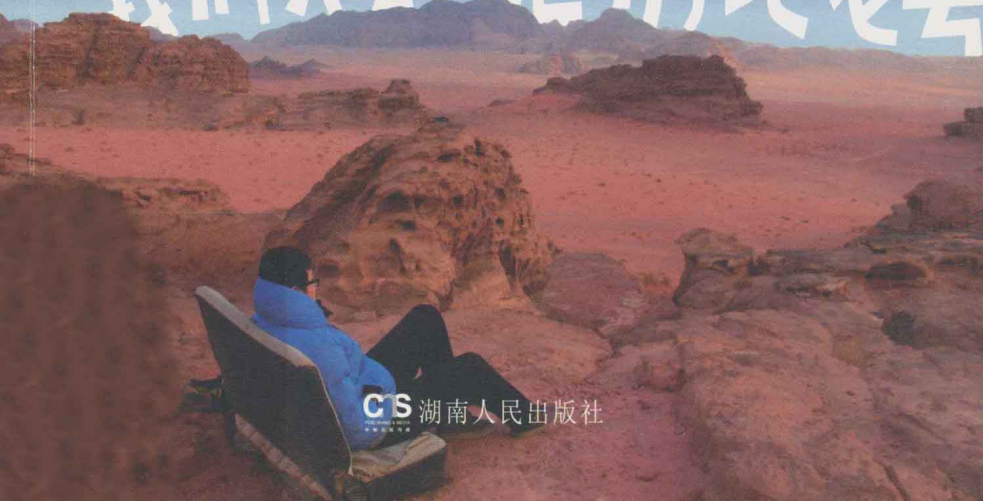


这世界啊，

随他去吧

李沐泽 / 著

30岁了，再不远行， 我们只会没区别地老去



CS 湖南人民出版社

这 世 界 啊 ， 随 他 去 吧

3 0 岁 了 ， 再 不 远 行 ， 我 们 只 会 没 区 别 地 老 去

李 沐 潭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世界啊, 随他去吧 / 李沐泽著. --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438-9651-2

I. ①这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73220 号

这世界啊, 随他去吧

李沐泽 著

出版人 谢清风

出品人 陈 垦

责任编辑 夏新军

版式设计 王佳音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

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(410005)

网 址 www.hnppp.com

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3 室 (200020)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32 开

印 张 8
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9651-2
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专有, 未经本社许可, 不得翻印。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10-80270006

自序

在路上，永远都是可怕的命题

我的旅途始于一场意料之外。二十三岁之前，我一直生活在北京，除了十六岁读高中时，全年级组织去了一次山东泰山，国内国外我没去过任何地方。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北京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有什么不同，故宫、天安门、北海、天坛，我会无意识地经过。在开启个人旅行之前，我生活在一种潜意识的荒芜之中，总觉得外面一定有更精彩的世界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走出去。

有一次我路过雍和宫，碰到一个清秀温婉的女生问路，问我怎么走到天安门，她想穿过这片老城区走一走。我十分惊讶，我说地铁十五分钟就到了，为什么要走路呢？她笑了笑告别。当时我实在无法理解，觉得我每天路过的这些破房子有什么可看的。

大学时，我曾经一度打工攒了一万块钱，想去一趟西藏，又想买一台笔记本，我不知道西藏在哪里，以为在北京北边，挨着内蒙古，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还是没有去。我也想不起来当时惧怕什么，其实年轻有什么所谓呢，不过一张车票和大把时间，瞎折腾也是被眷顾的。年华易老，遗憾渐多，岁月不会放过每一个人，只是方式不同罢了。

研究生第一年的夏天，天气炎热且潮湿，我因为交换项目在台北生活了两个月。抵达台北第一天，我沿着狭窄的街道从车窗里看到如此不同的城市面貌，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，那是自由行开放前的台湾，有些神秘。我拜访了很多带有历史痕迹的建筑、广场、墓地，与隔海相望了六十年的同胞谈天说地，在不知不觉中激发起了对世界的无比热情。那一刻我像忽然沉睡了许久醒过来一样，世界在眼前五彩斑斓，格外清晰。

夏天很快过去，台北一别数载，再也没有回去，像是初恋一般，我给了他所有的爱与再见。秋天来了，落叶金黄，我幸运地入选了另一个远赴英国伦敦的工作项目，与北京匆匆一别。带着懵懂与期待，我迅速地投入到欧美新奇的生活里去。那一年利用工作的假期，游历了几乎整个欧洲，经过了难以计数的村庄与土地，完成了精神与肉体必要的蜕变，我的生命被一场场意外推向了也许原本就是我命中注定的旅程。

回国之后毕业前夕，我背着包一个人周游中国，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南下北上，看海洋起起落落，山川层层叠叠。我经过一些不知名的村镇，在尘土飞扬里看普通人生生不息，在黄昏夕阳下看城市街道变得柔软模糊，感叹世界之伟大，生命之丰富，人生之白驹过隙。

回到北京，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，我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谋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，奔波于公司与家两点之间，圆润世故于熟人社会，在时代的大潮里随波逐流，在日复一日温暖规范的生活里沉默麻木，疲于应付房子、车子、业绩、名利的围剿，变成一个无梦也无痛的橡皮人，体会了崔健吼过的“因为我的

病就是没有感觉”是什么意思。

几年以后，天各一方，一些人说曾经志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，一些人说再不见俯仰的少年格子衬衫一角扬起。偶尔苦闷的时候，我喜欢在北三环家里的阳台上，对着对面的鸟巢，在十二楼看远处车流如缓慢火龙一样闪耀，窗户打开，风是凉的。黑夜里抽一支烟，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李志的音乐，“妈妈我会在夏天绽放吗？这个世界会好吗？”掐掉烟蒂，世界并没有变化，我却在日复一日拥挤的北京继续寻找着该有的方向，出去吧，留下吧，不同的人告诉我不同的人生道理。

但时间是公平的，它给我的也不会太多，生命有时候像是在一辆呼啸前行的列车上，你看到远方开来的另一辆列车很想跳上去，其实，机会只有一瞬，错过就是错过了。我确信，即将面临三十岁的我，生活中少了些什么。

1951年，二十三岁的切·格瓦拉和朋友阿尔贝托骑上破摩托车，开始了八个月穿越拉丁美洲的旅行。在这次旅行中，他见识到普通民众生活的苦难，然后在结束旅行后开启了另一场改变世界的新旅程。1957年，地球的另一端，凯鲁亚克和朋友们驱车穿越美国之后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在路上》，宣告“垮掉的一代”来临，成为一代代渴望反叛世俗者的圣经。1972年，惠勒夫妇在东南亚一站站多国旅行，之后出版了影响世界旅行方式的 LONELY PLANET 系列书籍。

有些时刻，他们会回来附着到我身体里，问我是否对探寻世界与自我仍有期待，我内心的渴望最终以自己都未预料到的

方式喷薄而出。于是，我决定再次上路，我要在老去与投降之前出去走走，看看这个世界。

长途旅行的某位朋友上路前曾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大哭，我想这是告别旧生活需要磨掉的最后一层皮。我的未来会走向何处，我也不知道，如同常规的生活没有给我答案一样，我并不指望远行能给我带来本质的变化，它可能最终并没有帮我带来什么，但它应该是自我与世界的又一次问答，一次有诚意的寻路。

十个月，十五个国家，从贫穷落后的东南亚到香火弥漫的南亚，从战火纷飞的中东到神秘隔绝的中亚，我一站站跨越了不同经纬上千里的陆地海洋，途经了上千年的人类文明史，感受了不同肤色的人们的笑脸与温度，背着背包灰头土脸钻进不同的街巷，收获了许多计划之内预料之外的艰苦与寂寞。

当我在每一片土地流连忘返之时，在另一边，我在北京的朋友们结婚、生子、买房、加薪，也许老了之后我会显得特别一事无成，但此刻，我只想拥有鲜活的生命。然后我回到城市，离开漂泊四方的日子，开始新的生活。王朔说：“你看到归宿，看到天堂，在那样美丽的地方逛过，是否还有耐心回到这个世上熬剩下的几十年？”这个问题在过去这一年中我也被不断地问到，但其实，我没有答案。

时至今日，我依然无法全部说清这趟旅行的意义，也许很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都在一定的格式中在意了太多生命之外的东西，企图以生活的平庸来逃避具体的时代。那时我对一个朋友说，这次旅行带给我的改变，也许要很多年之后才能看到。

目 录

自 序	在路上，永远都是可怕的命题	I
开 篇	如是我行	0 0 1
第一章	东南亚	
	越南：凡有边界的，皆是监狱	0 0 6
	柬埔寨：梦想被生活阉割，后来你也忘了	0 1 5
	老挝：在这条路上转了好几个弯	0 3 9
	缅甸：寺庙的风，此刻穿过我的生命	0 4 8
	泰国：冥冥中有些东西去了再来	0 5 8
第二章	南 亚	
	斯里兰卡：不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	0 6 6
	印度·南印：蓝皮火车	0 7 5
	印度·黄金三角：你只是走出了洞口，佛还在 .	0 8 5
	印度·北印：执者失之	0 9 8
	尼泊尔：我的自由不是白来的	1 3 1

第三章	中 东	
	黎巴嫩：战火中的局外人	1 4 2
	约旦：人在天涯，天涯还远吗?	1 5 2
	埃及：就跨过了尼罗河	1 7 7
	伊朗：带我去那 1391 年	1 8 7
第四章	中 亚	
	土库曼斯坦：重返丝绸之路	2 0 2
	乌兹别克斯坦：我与世界之间的裂痕	2 2 0
	哈萨克斯坦：过了山就是路尽头	2 3 1
尾 声	就让鼓手继续敲	2 4 1

开篇

如是我行

因为日复一日地忙碌，我并没有意识到生活已经将自己带到这么远，如果时间足够久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陌生人。秋去春来，无关风月，年少轻狂之后，我发现我也只是在没有区别地老去。

不断地迎来困惑，一样想向别人要一份答案，但后来意识到站在路口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最艰难的选择，无人指点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你要的是什么，甚至自己也一再地否认，于是陌生人更无法承担这份选择的代价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被一种复杂的情绪折磨，城市里街灯通明，公交沿着线路行驶，起步靠站，乘客上车下车。有时候觉得，这种朝夕可计的生活，如果真的接纳了也不错，但毕竟过去漫长的奔波帮我确认了我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依然在乎一些自我理念的达成，明白主流安稳的生活终究会帮我戴上一枚紧箍咒，却始终下不了决心去屈从。

2012年6月2日，我出发了。这一天我等待了很久。

工作辞了，房子退了，所有的行李打包进45升的背包，呼吸

一口大街上的空气，里面都充满了自由的味道。关上租住了三年的房屋的门，我也主动关掉了过去的日子。远行，总是以告别过去开始的。

离开路透社，我舍不得，那是我热爱的事业。辞职信吓了老板一跳，她不停地劝我别冲动，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，给我放一个月假行不行，但我去意已决。亚洲副总裁出差来北京约我喝了一次咖啡，我毫不保留地告诉了他我的想法，出乎意料，他非常赞成，他希望我既然想去做，就现在做。他说年轻时他也曾这样远行，现在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，有心无力。

没有和爸妈讲实话，只是和他们说公司派我到香港一年，爸妈一辈子没有出过国，香港对于他们已经够远，他们不停地问我公司是不是安排你吃住，有没有同事一起去，我说，当然。爸妈毫无意外地老了，我也开始变得懂事，早些年我很爱讽刺嘲笑他们这种活在“大锅饭”年代的思维，他们一直希望我就在家门口拿着固定的薪水，娶妻生子，回家吃饭，过最平凡踏实的生活，却不知道他们的儿子浑身逆鳞，内心有太多无法抵挡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召唤。

和朋友们道别，某位深陷家庭斗争的朋友敲来一段话：“所以，你就自由自在地过一辈子吧，不要结婚，找个稳定的爱人，如果想要孩子就领养，不要再遭遇我们这些人的被逼无奈，和经历人生种种的被强暴了。”还有一位朋友瞬间激动了：“我操，你真是像风一样自由。”其实，我也不确定命运即将牵引我到何处，只是希望生命再遥远一些，有些梦想实现在有生之年。

带着一点点激动和紧张，火车驶向南方。

北京到南宁，火车走了二十八个小时，醒了睡睡了醒。夜里经过旷野，安静得只能听到铁轨撞击声，路过石家庄、郑州、长沙、桂林，大多数城市以前来过，但印象不深了，倒是火车上卖纪念品、方便面、保健袜子的，才是我熟悉的中国。

隔壁卧铺是对四川大学生情侣，到南宁朋友家玩，只要火车停靠某座城市站台，小伙子就会冲下去争分夺秒买两份当地小吃，再赶着火车启动那刻冲回来，和女朋友呼噜呼噜地吃掉，真是羡慕这份对新奇事物质朴的热情。年轻人浪漫，他们除了一大堆行李还背了两把吉他，于是他们大方地给我们唱歌，讲汶川地震被困的经历，有说有笑很打发时间。

有那么一刻，我以为回到了那趟周游中国的旅行。那是一个隐秘的春天，我坐上一趟南下的列车，在春节尚未结束的喜庆里，独自上路。我感到远方有莫名的力量在呼唤着我，让我必须毅然地关上门，背上包，启程。那是在一种混着后青春期的荷尔蒙与前成人化社会的焦虑，一种通过自我寻找而开始的，带有自我救赎，亦有些张扬的，最后的成长。

因此，或者说，因为，我相信一切都不能不朽。生命中最好的时光，一旦失去，即永不再来。于是在一百天里，南下北上，穿山越岭，一个人周游四方，我感到内心恣意生长着崭新的生命力，以至于巨大地震撼着我，并彻底地改变了我。

我路过了黄河，路过了长江，路过了珠峰，路过了敦煌，

北方的黄土漫天交织着南方的小桥流水，呼啸而过的列车川流着沉默不语的人群。很多时刻，我确信，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确定到文字是无力的，镜头是无力的，记忆是无力的，因为它转瞬即逝，却又片刻永恒。

如是我行，就是这样行走的。

我在世界各处转弯，寻找路口，结缘了愿，告别了大江，追逐了海洋，一下就成长。不要发问，不会回答，只是不断地在大地间往复穿行，耳边回荡着莫名其妙的独白，离开了才获得自由，走远了反而迎来热爱，热切拥抱着，是手中紧握却仍旧滑下的细沙，留不住的都无需纪念。见的世界越多，心反而越空，太多太多没有缘由的来去，有些是放手，更多是际遇带走，时间里我恭敬地交出去。

二十八个小时之后，次日夜里九点抵达南宁。南方这座城市有些闷热，尝了南宁的特色老友粉，第二天出关到越南。

第一章

东南亚

越南（Vietnam）：

凡有边界的，皆是监狱

清晨，我在南宁琅东客运站乘坐国际大巴前往越南河内（Hanoi），在凭祥友谊关过境、盖章、换车，全程共七个小时。

过境时穿军装的士兵一脸严肃，因为东南亚边检索贿严重，我有点儿紧张，还好一切顺利，只是翻遍我的大包小包，上下很警惕地打量我，好像我是一名毒贩。我只好打开 LONELY PLANET，详细介绍我的旅行路线，他不耐烦地摆摆手让我过去。

越南境内大巴比较破，路况也差，很多道路还停留在中国市县级水平，坑坑洼洼、尘土飞扬的，加上这里摩托车汽车行人都很疯狂，每天死于交通意外者高达 32 人，列越南十大死因的榜首。道路两边的房屋也明显破败起来，还贴有大量防治艾滋病的宣传画。

经过一天的折腾，黄昏时我终于抵达此行的第一站越南河内。

河内老城里有潮水一般的摩托车，四面八方地汹涌而来，呼啸而去，伴随着非常刺耳的轰鸣声，一整天都不停，完全不会让行人，想过个马路都胆战心惊的，倒是当地人真的是无所谓地自由穿行。同样这里还有五颜六色的老房子、窄巷、小吃摊，

和无数的旅馆。

河内最著名的胡志明墓（Ho Chi Minh Mausoleum）里还存放着胡志明的遗体，现在每天仍有大量越南人手持鲜花，在广场上排非常长的队，只为进去瞻仰其遗容。据说胡志明遗体每年都要运到俄罗斯去保养三个月，也有人怀疑是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在维护。胡志明墓所在的巴亭广场就是胡志明当年宣布越南独立的地方，整个广场略显空旷，中间横纵铺有草坪，持枪的士兵警觉地巡视四周，禁止普通人进入，相比中国的天安门广场，这里要冷清许多。

下龙湾（Halong Bay）紧邻河内，海中有三千多座岛屿升起，日升日落时特别漂亮。天气不是很晒，跑到船二层的甲板上，和几个外国年轻人边聊天边在岛屿间穿行，山水之间，清风拂面，清谈些只有旅途上的人彼此才能听懂的故事。游船上的午餐有越南春卷、鸡蛋、空心菜，还有条鱼，越南人做菜喜欢放西红柿，做鱼也放。一起吃饭的三个英国人不会用筷子，就用手撕开来抓着吃，还有一个新加坡男生刚服完兵役才十八岁，马上去伦敦读大学，真是青春。

在河内稍作停留，乘坐开放式巴士南下越南顺化（Hue）。

夜间卧铺大巴，第二天早上才到。顺化是越南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座城市，有十三个皇帝在此，所以即使越战时被炸得几乎面目全非，还是有很多古迹保留下来，同时这里还是南北越战争冲突分界地，不少旅行社有 DMZ 非军事区的团游。顺化皇城靠近香江北岸，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飘扬的越南国旗，

皇城历史上曾被美军严重轰炸过，现在有些地方是农田了。近距离看皇城有点残败的痕迹，也没有中国皇城大气磅礴的气势，不过一座城市和另一座城市的区别，很多时候是这些快被遗忘的角落记录的。

去往会安（HoiAn）的路上，大巴中途经过岘港（Danang）。

岘港是越南战争美军登陆作战的地点，有非常出名的海滩，远远就望到一大片海水。越南战争是改变当代越南社会形态的重要事件，包括法越战争共造成了500万平民死亡，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，共留下88万孤儿、100万寡妇、20万残疾人、20万妓女及地雷区。长期的战争及隔绝导致经济崩溃，通货膨胀，尤其在1970年代后期，超过150万越南难民乘小船逃离自己的祖国。

这段路况依然不好，大巴以60迈龟速前行，国内一个半小时就到了，这里开了四个小时，几乎就是在灰尘里摇晃着前进，我在闷热的卧铺车厢里坐也不是，躺也不是，上上下下地颠簸。

黄昏时到达会安古镇，不大，满街的餐厅旅社，在越南算比较商业化。会安古镇位于越南中部，小巧精致，三横四纵就可以把主要的老街区走遍，有很多黄颜色的小房子，大部分在屋顶种满了鲜花，靠近河岸的粉红色日本廊桥尤其惊艳。会安早期有很多华人来往，使得其建筑上颇受中国文化影响，如今仍有很多保存完好的中国各地会馆，其中福建会馆特别精美，也是少有的需要付费才能参观的。

在古镇散了会儿步就回旅馆睡午觉了，直到黄昏光线柔和